

《飛鳥俠》英雄莫問出處

憑演出第一代《蝙蝠俠》成名的米高基頓，早已擺脫「英雄」的光環，不再是酷酷的 Bruce Wayne。今年六十四歲的他，放下《蝙蝠俠》電影多年，最近因為演出《飛鳥俠》裡的過氣明星，又紅起來。戲如人生，電影《飛鳥俠》講主角 Riggan 曾憑超級英雄電影裡的「飛鳥俠」角色而紅透半邊天，但明星的「保鮮期」有限，英雄也有過氣的一日，風光不再的他想方設法要再發光發熱一次，對照米高基頓的經歷，唏噓又寫實。 文：笑笑



《飛鳥俠》的製作班底與演員搭配得極巧妙，米高基頓飾演「飛鳥俠」一角已是一大亮點，其他演員如本身有舞台劇演出經驗的愛德華諾頓、初次在電影裡飾演百老匯演員的娜奧美屈絲等，均有亮眼表現。而電影最重要的部分——戲中劇，Riggan 為了重振聲威搞了一場百老匯演出，電影在拍攝上嘗試以一鏡到底的方式呈現舞台劇效果，戲假真做，不論結果如何，都值得一讚。

戲如人生

大抵任何一個有理想的演員，都不甘於寂寂無聞，倘若曾經風光過、紅過，面對歲月的不留情、觀眾的無情，恐怕更不甘認命。米高基頓雖未至於像 Riggan 般落魄，但在成名後推卻蝙蝠俠系列電影的邀約，其後片約雖然陸續有來，然而再沒有拍過一部如《蝙蝠俠》般有號召力的作品，或許應該說，再沒有一部讓人記住他的電影。

時至今日，《蝙蝠俠》依然風靡全球，不難想像，如果米高基頓繼續演這個英雄人物，會有多紅，但他不想做「永遠的蝙蝠俠」，他覺得這樣很傻。同樣的情境在 Riggan 身上再演一次，這個演過飛鳥俠的紅星也推卻後來飛鳥俠系列電影的邀約，不再做被萬人景仰的英雄，而米高基頓看到劇本時，忍不住說，他好像看到了自己一樣，「在同一情況下，我的感受並不比 Riggan 少。」

米高基頓是少數如此清醒的人，不沉醉於成名背後的

浮華，不為那些「虛擬」的數字（點擊率）而狂喜。

導演艾力謝路高沙里斯依拿力圖 (Alejandro Gonzalez Inarritu) 便說：「無論你有多成功與名成利就，一切都是幻象，一切都是短暫的。當你追求想要的東西，並期望得到別人的認同時，即使最終成功了，但很快會發現所得的歡樂是很短暫的。」電影裡的 Riggan 有崇高的理想，但現實生活潦倒，他一方面對別人的傾慕崇拜又愛又恨，另一方面又希望擺脫飛鳥俠的枷鎖，米高基頓如此詮釋他：「Riggan 展開一個尋求認同的過程，當他與自身的平庸和自我抗爭時，他必須面對自己的限制與妄自尊大。」

這樣的演員表面自大、自戀，但內心脆弱不已，因而才希望藉由一齣舞台劇來尋找「真我」，以證明自己還有立足之「力」。

愛之譏諷

至於耗盡眾人心力的戲中劇，是改編自美國著名作家 Raymond Carver 的短篇小說集《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》(中文譯名：當我們談論愛情時我們在談論甚麼)。小說於 1981 年出版，裡面有 17 個故事，以餐廳女侍應、鋸木廠工人、修車工人、推銷員等人的生活經歷切入，寫這些社會底層的勞動者如何營營役役，終日為生活奔波、焦頭爛額。其中一篇《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》，講述四個朋友圍在桌邊談論愛情。此書算是 Raymond 的成名作，裡頭對於生命無常、愛情追求有深刻的論述，導演艾力謝路將之放在戲裡，並試圖呼應主角 Riggan 的心境。

Riggan 是一個很矛盾的人，從他放棄飛鳥俠角色然後異想天開地企圖在舞台上扳回一城，可見其荒謬，而他所選擇



的劇目亦帶有強烈的譏諷性。

為了串連電影與戲中劇，艾力謝路決定以一鏡直落的方式拍攝這場戲，這對演員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。平時拍戲可以有很多 take，可以拍特寫，然後經過剪接呈現最佳效果，但一鏡直落要求演員表現精準，事前必須做好綵排，每一個動作、每一個轉身、每一個走位都要設計好，不容許犯錯，儼如一齣真正的舞台劇。為了激發演員的潛能，艾力謝路事前影印了一幅走鋼線的畫，發給演員，要大家做好「走鋼線」的準備。做到咁，真係用心良苦。



文：大秀

《狂野行》未必完全治癒的旅程

《續命英雄》導演 Jean-Marc Vallée 改編《紐約時報》銷量冠軍小說《Wild: From Lost to Found on the Pacific Crest Trail》，拍成電影《狂野行》(Wild)。故事講述平凡女子 Cheryl (Reeves Witherspoon 飾) 為了走出她人生中的陰霾，經歷婚變、濫交、嗜毒、亡母等混亂，毅然挑戰自己沿着太平洋翠園步道，徒步行走超過一千英里，想要的不是救贖，反而希望理解自己的渺小。



《狂》的電影原聲，巨星雲集，有「波士士」Bruce Springsteen、Simon & Garfunkel、Leonard Cohen、Portishead、Wings、The Hollies，還有瑞典流行鄉謠新血 First Aid Kit 翻唱 R.E.M. 的經典《Walk Unafraid》。歌曲只在女主角 Cheryl 的閃回場面時出現，此舉，導演 Jean-Marc Vallée 解釋，不想觀眾有「睇戲」的感覺，歌曲變了襯托畫面，不完全反映 Cheryl 當時的狀態，或對應她在行走 PCT 時在每個站的 Log Book 寫上的句子或歌詞的含意。老牌民歌組合 Simon & Garfunkel「貢獻」了兩首作品，

分別是《El Condor Pasa》和《Homeward Bound》，前者在片中的確發揮其應有的作用，聽過與未聽過的人覺得似曾相識朗朗上口。

在電影的預告片裡，用上型格唱作人 Beck 去年推出的專輯《Morning Phase》裡頭一首《Turn Away》，曲式和意象也極像 Simon & Garfunkel 的作品，特別容易讓人想起《畢業生》主題曲《The Sound of Silence》，重複彈奏的和弦、簡單直接的歌詞，簡單直接無須過多枝節。我認為，預告片用上此曲，

跟觀眾在《保衛奇俠》裡目擊擊面虎的喪禮時同樣地么心么肺。可惜，這首被網民選為年度最佳預告片選曲的金曲，並未收入 OST 內，正如當時《失蹤罪》預告片用了家喻戶曉的 Elvis Costello 的《She》一樣，最貼切最有力，最終未能用上，是生命中的美好缺憾。

流金歲月

文：沙壹

群星閃耀的晚上

聖誕節前去了一趟台北，順道欣賞了一場由台北市立國樂團主辦的「群星閃耀演唱會」。演唱會的概念主要來自台灣一個歷史悠久的長壽電視節目《群星會》，那是台灣電視史上第一個現場直播的歌唱節目，於 1962 年首播後大受歡迎，為國語歌曲最輝煌的時代揭開了序幕。而當年曾經參加《群星會》的歌星，包括孔蘭薰、吳靜嫻、劉福助、謝雷，還有來自新加坡的國寶級歌后潘秀瓊，以及於電影《10+10》其中一個單元《小夜曲》亮相的紀露霞，都於「群星閃耀演唱會」隆重登場。雖然年輕觀眾可能對他們的名字感到陌生，但是只要講出當晚他們所獻唱的名曲，例如《夜來香》、《三年》、《綠島小夜曲》、《負心的人》、《情人的眼淚》等，相信任何年齡層的觀眾，都能夠即時隨口哼出兩三句歌詞呢。

至於壓軸出場的胡錦，十多年前曾經罹患癌症，現在看她精神奕奕、中氣十足地站在舞台上，很強烈地感受到她的勇氣與堅持來自她對演藝事業的熱愛。將來能夠再睹胡錦於大銀幕上的風采，機會也許相當渺茫。但近年我看了很多次胡錦的現場表演，包括她與凌波拍檔的黃梅調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，還有由白先勇小說《遊園驚夢》改編的舞台劇，裡面更有她清唱京劇《貴妃醉酒》的片段，都展示了她除電影之外的多方面才藝與寶刀未老的深厚功力。在今次的「群星閃耀演唱會」中，胡錦施展了渾身解數，尤其是由她主唱的壓軸歌曲《王昭君》，旋律由慢到快，難度極高，配合國樂團如泣如訴的琵琶伴奏，更添昭君出塞不捨故國的蒼涼。胡錦演出之餘更兼顧幕後大小事務，對於舞台的音響效果及燈光都會給予意見，務求演出精益求精。胡錦這份一絲不苟與追求完美的魄力，素來是我所最敬佩之處。她將於 5 月底與國樂團再度合作，演出「慶祝異世界」音樂會，觀眾不妨拭目以待。

「群星閃耀演唱會」還有一個特色，就是歌曲都由國樂團重新編曲，不但賦予老歌新的生命，更提昇它的藝術層次，無論對於新舊樂迷，均是一次全新的聽覺體驗，難怪兩場演唱會的票房都創下驕人佳績。無疑老歌是有它特定的市場和知音者，但是怎樣把老歌一代接一代地傳承下去，而不致被淘汰，也是一門很高深的學問。要知道很多知名老歌的原唱者已經退隱江湖，後來的歌者如何在音樂編排搞搞新意思，如何以獨特的演繹方法去吸引新一輩的樂迷，如何培養觀眾欣賞老歌的能力和興趣，也是有心人必須學習的課題。否則，老歌的失傳，就變得逼在眉睫了。



影評

文：張錦滿

柏林舞台帶起中國電影《推拿》

走出國門，登上世界舞台，乃時代大趨勢。華語電影參加歐洲三大電影節，為推廣電影造勢，有利發行。

柏林電影節對華人電影友善，最高榮譽金熊獎頒過給《紅高粱》(1988)、《霸王別姬》(1993)、《香魂女》(1993)、《圖雅的婚事》(2007)，其他銀熊獎不計其數。

角逐 2014 年柏林電影節的最佳電影有 20 部，3 部來自中國：刁亦男的《白日焰火》奪得金熊獎，而《推拿》的攝影師曾劍，贏得傑出藝術成就獎，《無人區》則空手而回。

心水清的影迷會留意到，張藝謀的《歸來》同年只能在法國康城的非競賽單元亮相，而許鞍華的《黃金時代》在柏林電影節閉幕曲終人散時放映，至於吳宇森的《太平輪》甚至沒在三大影展中出現。

為甚麼中國影迷要留意國際形勢？不關心的話，便只會留在馮小剛《私人訂制》的層次。

《推拿》繼柏林後在 2014 年第 51 屆台北金馬影展再贏六大獎項，包括最佳劇情片、改編劇本等。

《推拿》原著小說講出中國按摩業黃金時代，盲人職場裡的男女關係。畢飛宇的這個另類故事，獲得茅盾文學獎，而編劇馬英力能衍生出有趣的人物關係和緊湊的劇情，導演婁燁則拍出張力，咄咄逼人。此外，演員與失明人士混在一起表演，觀眾完全分不出誰人在扮盲，化妝和盲人動作指導應記一功。

畢飛宇於小說中生動地描繪了盲人的內

心情態，講出失明男女的關係跟主流社會現象一樣，加上電影呈現逼真，讓一直漠視問題的人自省。

曾劍先後在柏林和台北獲獎，當然有理由。此片幾乎全用手提攝影機拍攝，他利用天然光線、直接角度，讓演員表情自然流露。另一方面，婁燁也不會去寫實前提下閃閃縮縮，例如盲人在鏡頭前做愛，拍得自然。此外，盲人上妓院、鍾情某位姑娘，亦是此片其中一條主線。這些情節在主流電影裡幾乎看不到，但這部誠實的文藝作品要走出「出口轉內銷」的迂迴道路才能贏得關注，先在柏林揚一揚眉，然後轉戰台灣，挾着聲譽來到香港，才會受大眾關注。

《推拿》故事有趣在人物。盲人老闆能吟詩、跳舞，按摩中心裡有顧客經常爭奪的美貌姑娘，有從深圳來投靠老闆而陷入熱戀的技師，有聞到女人氣味而對愛有渴望的小子，亦有在附近工作的可愛髮廊妹等，各有獨特人生，每人皆有趣。

此片製作認真，編、導、演和製作人員各有貢獻，化妝、音樂找到歐洲高人助陣，另有盲人專家來指導，不談內容，能在製作質素上達到如此水平，並參加柏林電影節的華人電影，一年最多也只有三、四部。

